



虹  
的  
悲  
剧

海晓 崔强 王燕 黄丽芳 译

群众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西维

## 虹 的 悲 剧

(日)皆川博子 著 海晓 崔强 王燕 黄丽芳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2 157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14-0646-4/L·196 定价：3.20元

印数：00,001—30,000册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皆川博子是日本妇孺皆知的名作家，她的作品语言清新，结构精巧，以险象环生的悬念，丝丝入扣的推理吸引读者，曾荣膺日本通俗文学的最高奖——直木奖。

本书开篇即展示了悲剧性的场面：在长崎一神社举行的祭神典礼上，突发爆炸事件，导致东荣观光团的二位游客不幸身亡，16位客人身受重伤……经调查发现死者斋田荣吉竟是一位30年来一直隐姓埋名、没有户口的“黑人”！导游原伦介对此疑云丛生，于是循着蛛丝马迹，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侦破……

这时，在佐世保市，年轻貌美的白坂蓉子杀死了姨妈，死尸却被人移花接木地换了继母爱子的尸体，外祖父也突然“病故”。接着，斋田荣吉的儿子又遭人几次暗算。这一连串扑朔迷离的凶案究竟有无联系，凶手又是何人……结果大出人意料。

全书情节曲折，节奏紧凑，各章分别以虹的七种颜色命名，预示着故事的发展趋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 目 录

|   |          |     |
|---|----------|-----|
| 1 | 赤 章..... | 1   |
| 2 | 橙 章..... | 49  |
| 3 | 黄 章..... | 79  |
| 4 | 绿 章..... | 115 |
| 5 | 青 章..... | 143 |
| 6 | 蓝 章..... | 159 |
| 7 | 紫 章..... | 187 |

# 赤 章

## 1

悲剧，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就如同射来一道金光闪耀的秋阳。

——仅一念之差，便导致了……

10月7日。

前来观赏祭神舞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将整个神社挤得水泄不通。

群情高昂。

石块砌成的舞台上，几个男子舞动着五彩缤纷的花车，唐人装束的乐师们敲锣打鼓，使得整个会场的气氛热闹异常。

喝彩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

东荣观光团向导——原伦介，此时总算松了一口气，顺手擦了擦沁在脑门的汗珠。

在他周围，东荣观光团的成员正如痴如醉地和着当地人的喝彩声“唉嗨哟！唉嗨哟”地吆喝着。

在众多的祭神舞中，要数龙舞最出名了。不过，“唉嗨哟舞”在色彩的绚丽和场面的雄壮方面也毫不逊色。

据说，它是在寛政年间，由定居于长崎桦岛町界限地方的船老大、水手们首创的。

花轿顶篷由红、蓝、紫、黄、白五种颜色的大褥垫重叠而成。上面，有四位头戴红头巾，身穿白大褂，斜披猩猩红布条，袖口露出浅绿色内衣的少年，和着喝彩声挥舞着五彩缤纷的币帛，昂首挺胸。

前呼后拥的花轿外侧，四个彪形大汉叉开双腿，用力踏地，腰部稍稍后弯。斜系在两肩的红色缎带，象一朵硕大的牡丹花，迎风起舞。

他所带的客人此时已忘记了不满和牢骚，发疯似地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原伦介心中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你是东荣观光团的向导吧？”

前天，当原伦介在饭店前厅分配完30名团员的房间，把他们一一送走，刚想喘一口气时，有人这样问道。

问者身后还跟着两个人。都是陌生面孔。

“其实，有件麻烦的事想……”

三人先后掏出名片，原来是諏访神社的神事委员。

肯定出什么差错了！原伦介立即有一种预感。从这几个男人的表情中可以明显看出。

三人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们把原伦介请到大厅一侧的沙发上，并向饭店服务员要来了咖啡。

“看戏台的雅座卖重了。”

委员低下了头。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简直是岂有此理！”

“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对方也显得手足无措。

“说是多多包涵，可我怎么向客人交代呀？”

原伦介今年25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性情稳重。不过，遇到他接受不了的事情却还真的一股犟劲。他用平静的口气，盘问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伦介所在的东荣观光团，在实业界来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公司，当然也就不可能象大公司那样在各地设立分社和营业所。

先到諏访神社观赏祭神舞，而后按照预定的路线，参观市内风光。

为方便游客，神社用竹片隔起了一些“雅座”，不过，这是要收费的。每张可坐四人共20 000日元。由于座位数量有限，因此很难搞到手。

素有实绩的大旅游公司每年都预订好专座，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东荣观光团通过有业务往来的某旅馆，预订了八张“雅座”。

现在，这预订好的八张“雅座”却和另外一个旅游团订重了。

另外一个旅游团是“世界观光”社。

世界观光社的团员已经捷足先登。

“现在有两个补救的方法，”对方说。

一是8号那天，各祭神舞队要在市内巡回演出，必须过

现住的宾馆门前。届时，将给东荣旅游团成员提供最佳的观赏点。

“可是，我的客人都是为7号的諏访神社庆典而来的。再说，8号预定要去佐世保，然后再乘坐环游99岛的观光船前往平户。这个计划是无法改变的。”

“另外一个方案是这样的：諏访神社的73层石阶，对市民来说是最好的观赏点。因为那里是免费的，所以庆典的前一天晚上就有人拿着睡袋来占座。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一部分地盘。当然啰，先前收的‘雅座’费我们如数奉还。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为略表歉意，我们准备在今天或者明天晚上请你们喝上一盅。此事还请兄弟多多海涵哟！”

“这种窝囊事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兜着呢？！难道你们就不能向世界观光社提出这个建议吗？”

“世界观光社每年都组织祭典观光，祭典一结束就预订下一年的‘雅座’。接受你们预订的人也许是不了解内情……实在是抱歉之至！”

“什么？一年前就可以预订？我们问的时候，说是要到半年前才开始预订……”

“这个嘛，决定是这么决定的，但是我们同世界旅游社的交往比较深，他们对本市的祭典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出于无奈，原伦介只得让步了。

石阶上的观赏点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对方为东荣旅游团成员特地准备了小学生绑在椅子上用的小坐垫。而且，还用绳子围了一个大圈，上面挂有东荣旅游团的标记，外人一般

进不来。

原伦介把“雅座”费退还给了每一个团员，每人5000日元，并简单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6号晚上用餐的时候，委员带来了酒，向大家一一致歉，旅游团成员均表示谅解。

不满的，倒不如说是被挤占了珍贵的免费观赏点的一般老百姓。为了占座，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守夜。委员的话果真不是夸张。

祭神舞一个接着一个，伞舞、川船、龙船、阿兰陀，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不知什么时候，绳子松了，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东荣旅游团成员的座位上，密密麻麻地挤进了许多外人。

原伦介一边欣赏着祭神舞，一边时不时地注意着他所有的成员。

他用眼睛搜寻着团中最年长的成员斋藤荣吉。此人已逾花甲之年，瘦弱的身体被淹没在石阶下的人群中。

斋藤荣吉看上去不仅年老体弱，而且，自昨夜以来一直有一件事让原伦放心不下。

四个年轻小伙子从花轿上跳下。“唉嗨哟！”“唉嗨哟！”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使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以第三句“唉嗨哟！”为暗号，众人又将这四位少年装上花轿高高抛起。少年的红色头巾迎风飘扬。

而后，众人又一齐伸出手，托起落下的花轿。

欢声四起。

观众的欢呼声不断，意思是要“再来一次！”

在石阶下方的“雅座”前，一群身穿清一色白衣服的“白衣队”更是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江户时期英俊俏皮的无赖集

团是他们的鼻祖。当然，现在的“白衣队”与无赖无关。他们只是在风俗上继承了传统。

五彩缤纷的花轿再次飞上了天空。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啪！啪！啪！”地一串爆炸声，石阶上一部分观众象断崖坠落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下来。

## 2

“危险的确是无法预测的，可你们对游客采取了安全对策没有？！”

气势汹汹的男人这样大声嚷道。

“早知这样，我就不会让他出来旅游了。”

女人哭哭啼啼地嘟囔道。

他们是接到通知专程从东京赶来的旅游团成员的家属。

爆炸事故的被害者，东荣旅游团的成员占了一大半。

调查表明，事故的导火索是经常在长崎的祭典舞中使用的爆竹。

莫非是孩子们的恶作剧？许多人都持这样一种假说。本来非常珍贵的免费观光点却给外地来的游客占了，当地的孩子能不生气么？于是，他们就想给外地游客来一点小小的惊吓，而爆竹则是他们最拿手的武器。

当时，花轿正高高地抛起，众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天空。

谁也不可能看见这是谁干的。

一个人踩空了，其他人则一个压一个地倒将下去，这是

显而易见的事情。主人好心预备的坐垫，这回反而帮了倒忙。因为它更容易打滑。

要是大人，肯定会明白些事理，知道这样的恶作剧会惹出大事，于是趁早作罢。可孩子们却常常心血来潮，他们甚至会在铁轨上放上石块而置飞驰的列车上几百个旅客的生命于不顾。

那时，大家都陶醉在被高高抛起的花轿那五光十色、金碧辉煌的壮美之中，心里想的也是那四个身穿白衣、斜披红布条的少年的安全。

“我不喜欢睡大病房。你不是说要给我换单间的吗？”

“让陌生的医生看病实在放心不下，怎么样，想办法把我送回东京吧！”

受伤者分别住进了三家医院。东荣观光旅行社社长、各主要负责人都亲临医院，挨床挨户地对每位伤病员及家属进行了慰问。之所以没有用“抱歉”这个词，是因为旅行社打算严守“责任不在我方”的立场。

“雅座”买重的问题被揪了出来，接受神事委员的建议，将“雅座”，更换为“石阶观赏点”的旅游团随员——原伦介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

“听说随员连半根毫毛也没伤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把客人丢在危险的地方不管，而自己却太平平地欣赏着节目。这是哪个混蛋，有种的，出来！”

爆炸事件恰巧发生在原伦介所坐座位的下方，因此，连皮毛都没伤着。

“你哪怕断一条腿什么的，我对客人也可以交代，可……”上司也觉得十分为难。

“是我！”

大家的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原伦介身上。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原伦介在心中狠狠地责备着自己：为什么在那一瞬间竟被那五彩缤纷的花车所吸引？作为随员，并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而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客人的安全。

特别是，东荣观光旅行社是一个小公司，要和强有力的大公司抗衡，首先必须降低价格，但旅行所需的费用是一个定数，而且，在旅馆的折扣方面小公司经常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此，客人不是嫌饭菜的质量差，就是说房间的条件低劣：诸如眺望不好啦，不带浴室啦等等。这一点，原伦介心中是很清楚的。

对于观光客人来说，哪怕他们花的钱再少，也要求得到最优质的服务。

为此，原伦介一直想通过自己的诚意来弥补其他各方面的不足。

但是在从东京远道赶来的死者家属看来，原伦介只不过是窝囊废。有的客人受了重伤，可他自己却安然无恙，没伤着半根毫毛，“雅座”被订重了，也不去据理力争，简直窝囊到了家！

谩骂声不绝于耳。原伦介一声不吭，低着头，象个木头人似地站着。这越发激起了人们的义愤，成了人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这回上司急了。无论如何也得维护东荣公司的名誉呀，哪怕推卸掉一点责任也好。

雅座之所以订重，是因为旅行社没有事先得到通知。调

换成石阶上的观赏席也是事出无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尽管上司一个劲地说明原委，可愤怒的家属们只把它当作耳边风。

“此事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

“请静一静！”护士大声喊道。

“嚷嚷的人，即便是家属也都请出去！”

“放肆！谁嚷嚷了？”

护士赶紧跑上前去，对一位火冒三丈的家属轻轻说道：

“因为有危急病人，所以……”

在十人病房的一角，放着一张病床，周围都是氧气瓶。两位医生静静地蹲在一边。

这里，死一般地寂静。

不一会儿，两位医生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守在枕头边的年轻男人，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用白布遮盖着的斋田荣吉的遗体安放在活动小车上被推出了病房。年轻男人一步不离地紧跟着。

### 3

“斋田先生，对不起，我能……”

“请！”

时钟已敲过11点。原伦介叩开了灵堂的房间门。

房间正中央，安放 着灵柩。斑驳的水泥墙透出阵阵寒意。

“我是东荣旅行社的随员，叫原伦介。这次恶性事件实

在是……”

双腿盘坐在灵柩前的年轻男人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看上去要比原伦介小一些，大概二十二三岁左右。黝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唇，给人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身上穿着一条磨得开了线的牛仔褲，蓝色的衬衫上披着一件牛仔衫。

“请允许我给您父亲烧香。”

年轻男人不置可否地点了一下头。

“您是斋田先生的儿子吗？”

“是的。”

“实在抱歉！”

“其实，责任也并不全在你方。”

“话虽这么说，可……”

“这是不可抗拒的悲剧。”

“……我也这么想。”

原伦介含含糊糊地说了这么一句。

“好了，请喝一杯啤酒。”

斋田的儿子边说边递上一筒未开罐的啤酒。

“不了，谢谢。”

“有些温，味道不太好。那我就不勉强了。”

“斋田先生，您全家共有……”

“就我一个。”

“真是非常……”没等原伦介说出“抱歉”二个字，斋田荣吉的儿子就摇手示意不必再说了。

“行了，行了，别再重复那句话了。你们也够忙的了。”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陪你一块守夜。”

“不用了，没关系。你还是回去睡一觉的好。”

“当随员的也真是够呛。一旦出了什么事故，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得兜着。”

“你不觉得冷吗？要借一条毯子给你使一下吗？”

“哦，我的身子还不至于那么弱。”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斋田的儿子从口袋掏出了香烟，原伦介也跟着衔上了一支烟。

“医生说，要是我父亲再年轻、结实一些就有救了。不管怎么说，父亲的身体已经是不行了。”

斋田的儿子内心极不平静，但他还是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原伦介觉得。

“当父亲被压倒在地时，他丝毫也动弹不了。医生说，肋骨折断后扎进了肺部。”

“真是太惨了。”原伦介小声说道。

“他是个老好人。在我带的客人中，有的人总是故意出难题，可斋田先生他……”

“在此地能火葬吧？”斋田的儿子为打破沉郁的气氛，强作冷静地问道。

“我们将遵从家族的意愿行事，来不及赶来的亲属如要求见最后一面，我们将会妥善保存遗体。”

“不必了，家属就我一个。”

“其实……”话刚到嘴边，原伦介又把话咽了回去。他不知道是该说还是不该说。从事情本身来讲，有说的必要，从公司的领导来讲当然不愿意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父亲的死，实在是事出偶然。”

斋田的儿子好象对原伦介有些信任起来了，慢慢地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父亲很少外出旅游，因为，并没有那么多闲钱。这次他说为了纪念60岁寿辰，想出去转一转。我一个劲地表示赞赏。”

“选择去长崎旅游，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是没有？”

“没有。”

“斋田先生有老伴吗？”

我母亲早已仙逝。”

“啊，对不起……”

“其实……”原伦介终于把藏在心底的事情披露了出来，  
“斋田先生昨天突然说，要回东京……”

“昨天？是刚到这里的时候吧？刚到这里怎么会嚷着要回东京呢？象他这种年纪不至于犯思乡病。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坐飞机而感到害怕的缘故吧？”

“不，在飞机上他还是好好的。他正好坐在我的旁边，看上去挺高兴的样子。”

“父亲平时挺规矩的，怎么会在集体行动时提出这种要求呢？这可真让你为难了。”

“因为不是海外旅行，如果真有急事还是可以想办法的。但，按规定，预付的钱不再退回。”

“恐怕我父亲当时的身体不太好……”

“他在长崎有朋友吗？”

“一个也没有。”

原伦介不想再继续问下去了，因为他怕自己不慎慎的言行会给旅行团其他成员及旅行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死亡者除了斋田荣吉外，还有一人，是一位比斋田年纪稍微轻一些的老太太。据说被压伤后的第二天就咽了气。

重伤、轻伤者共有16人。

这对旅行社来说，无疑是一起重大事件。

根据被害的程度不同，旅行社向被害者发放了抚恤金。

原伦介又是被警察调查，又是受上司盘问，弄得晕头转向。

尽管没有追究法律责任，但因为放弃了预约好的雅座，所以受到了降薪的处分。

公司方面还决定主办慰问祭灵大会。

在此之前，原伦介跟着上司，挨家挨户地给死伤者送去抚恤金。

上司换了几班人马，可原伦介却必须始终跟着。

在重伤病人中，有的仍住在长崎医院，因此，出发之前，还得先去慰问慰问。没有受伤的团员家也必须走一走，看看是否真的平安无事，并再次表示歉意。

斋田荣吉家，是原伦介和营业部长一块去的。

这是一家拉面馆。前面有能容纳10个人的柜台，后面，一位30岁光景的妇女在煮面，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在炒菜。

原伦介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对方说，“玉雄暂时有事外出了，请到里边坐着等一会儿。”说完，中年男子领着原伦